



COMPLETE COLLECTION
OF CHINESE OPERA
中国戏曲艺术大系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戏剧出版社编

说杨小楼

京剧卷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京剧卷
说

杨
江
桥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说杨小楼 / 中国戏剧出版社编.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0.12

(中国戏曲艺术大系. 京剧卷)

ISBN 978-7-104-03337-0

I. ①说… II. ①中… III. ①杨小楼 (1878~1938)
—表演艺术—艺术评论—文集 IV. ①J82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29550号

说 杨小楼

策 划: 李鸣春

责任编辑: 丛莉薇

书籍设计: 正是设计

责任校对: 周宝顺

责任印刷: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 版 人: 樊国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A座10层

网 址: www.theatrebook.cn

电 话: 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 010-58930242 (发行部)

读者服务: 010-58930221

邮购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A座10层 (100097)

印 刷: 北京博海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63千

版 次: 2010年12月 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04-03337-0

定 价: 33.00元 (软精装)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出版前言

说
杨小楼
Talk About Yang Xiaolou

1990年，为了弘扬民族文化、振兴京剧艺术，文化部举行了纪念徽班进京二百周年盛大演出活动。各地京剧院团纷纷进京献艺，一时间你方唱罢我登场，首都戏曲舞台上可谓名角荟萃、流派纷呈、争奇斗艳、蔚为大观。值此之际，中国戏剧出版社也出版了一套“戏曲流派艺术研究丛书”，旨在对京剧流派表演艺术进行评价和总结。正如丛书的出版前言所说：“我国戏曲艺术的发展历史培育了艺术流派，反之，艺术流派的竞芳争妍和春华秋实，又丰富和充实了戏曲艺术的宝库。因此，从各种各类艺术流派的研究入手，将会是继承戏曲的传统艺术经验，总结表演艺术体系，探索戏曲美学的有效途径之一。”

正基于以上宗旨，中国戏剧出版社推出了谭鑫培、杨小楼、马连良、余叔岩、周信芳、王瑶卿、梅兰芳、程砚秋、侯喜瑞、裴盛荣、萧长华等人的艺术评论集。今天看来，这套评论集的价值在于：1.选择的评论对象都是彪炳史册、开宗立派的一代宗师，具有流派代表性。2.评论者均为表演艺术家或评论大家。对于评论对象，他们或亲眼目睹其表演，或亲身参与过合作，或亲耳聆听过其艺术教诲。所以，书中所涉事实均为第一手资料。述，能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评，能抓住对象之神韵；论，则行家里手、语中肯綮。因而其史料与学术价值得到了业内人士与戏曲爱好者的认可。

二十年过去了，该套丛书早已在市场上脱销，却仍有很多人询问、查找。为满足读者的需要，我

们决定将这套丛书再行出版，并纳入我社“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中国戏曲艺术大系”中。但此次出版，绝非简单的照抄、重印，而是在“中国戏曲艺术大系”整体编辑思路的观照下，对原有丛书做重新的修订与设计：1.在体例上，以“说”为新版丛书的风格、定位，以生平事迹、艺术评价、逸闻轶事等板块对文章重新分类、组合；2.在内容上，顺应当下读者的接受需求，删去原丛书带有明显时代局限性的文章，补充了一些具有新材料、新观点的评论文章；3.在形式上，对开本、封面、版式做重新设计，使其更富现代感，力争给读者带来赏心悦目的阅读体验。

这套丛书，只是我们“中国戏曲艺术大系·剧人部·评论篇”的首批出版计划，今后还会陆续推出其他表演艺术家的评论专集。在此，诚恳地希望这套以全新面貌以飨读者的系列丛书，继续得到专家和广大读者的指教与喜爱。

中国戏曲艺术大系编委会

中国戏剧出版社编辑部

2010年10月

说 杨小楼

出版前言

壹

杨小楼传

漫谈杨小楼

一代武生宗师杨小楼



天 傭

齐如山

曲六乙

003

008

033

贰

杨小楼的做、表

杨小楼的武功

杨小楼的念白

杨小楼的唱工

杨小楼的塑型及其他

翁偶虹

翁偶虹

翁偶虹

翁偶虹

翁偶虹

045

072

095

105

124

叁

杨小楼之演剧

杨小楼之特长

杨小楼演黄天霸

张肖伦

肖 伦

孟 超

145

147

149

149

肆

看杨小楼三出戏
杨小楼之新戏《康郎山》
杨小楼四反串戏
题「杨小楼号」

苏少卿 153

钱有伦 155

侠公 157

张庆霖 159

我心目中的杨小楼

梅兰芳 口述

许姬传 朱家溍 整理

163

同杨小楼演戏

李洪春 166

谈杨派特点

王金璐 192

杨小楼与昆曲

求幸福斋主 196

论杨派武生

过宜 198

伍

论杨小楼、尚和玉之区别

朱瘦竹 203

杨小楼、尚和玉、马德成艺业之比较

松声 205

附录

杨小楼艺术活动概略

戴淑娟 209

杨小楼艺术研究资料篇目索引

233

出版后记

壹





《甘宁百骑劫魏营》杨小楼饰甘宁



中国戏曲艺术大系
COMPLETE COLLECTION OF CHINESE OPERA

杨小楼传

天 備

杨小楼，原名嘉训，安徽潜山县人，乃祖精技击，家贫不能自给，遂鬻技谋食，浪迹江湖间二十年，未尝遇一知者。某年春，在北京天桥鬻技，适名须生张二奎在场，惊其能，延之充教师，时其子月楼，侍从父侧，而名武生俞菊笙，方从二奎习武旦戏，张爱之甚，凡属武技，悉委杨授之，并令俞易习武生，衣食需用，对杨供给至丰，杨益感惠，复令其子师张，学习戏剧，自罄其一生精力，传之月楼及菊笙，不少偏重，盖藉酬二奎之惠也。后其子及俞果大成，各以武生名于世。小楼入世未久，乃父月楼即歿，故未获直受庭训，幼年隶小荣椿班坐科专习武生戏，少长师俞菊笙，俞重师传，故视小楼益厚，凡得乃师传授之秘，罄授诸其子振庭及小楼，亦不少私，小楼艺术，繇斯大进。月楼貌极美，方面巨耳，状至堂皇，一时有天官之称，其所演之剧，文武兼备，尤以猴戏为绝技，故又称之曰杨猴子。因是有称小楼曰小杨猴，实则小楼躯干魁梧，不似猴状。予论其所能戏剧，亦非专工猴戏者，其生平享受盛名之戏，厥惟《长坂坡》，他如《挑华车》、《冀州城》、《战宛城》、《青石山》、《金锁阵》、《回荆州》、《黄鹤楼》、《洞庭湖》、《混元盒》、《八大锤》、《晋阳宫》、《铁笼山》、《艳阳楼》、《金钱

说
杨
小
楼

京
卷

【剧人部】
Peking Opera Volume
——评论篇——



豹》、《招贤镇》、《恶虎村》、《殷家堡》、《骆马湖》、《连环套》、《赵家楼》、《东昌府》、《麒麟阁》、《罗四虎》、《贾家楼》等戏，其唱工、念白、做派、武打，则纯隽而雅，雄厚有神，迥非一般以暴跳乱打逞能所可比喻也。清光绪朝，岁在庚子之后，小楼初次奏技，隶天津福仙茶园，月获仅十八元，未久赴芝罘奏技，声誉始少起，壬寅旅津，隶聚与茶园，包银已增三百金，后隶大观茶园，又增至五百金。甲辰旋京，而杨小楼之名，崭然露头角矣。清廷原有升平署者，专事戏曲，素以阉宦之善歌者合奏之。慈禧后酷嗜戏剧，每觉阉宦艺术不佳，特传外伶入演，谓之内廷供奉，膺是选者，皆素负艺声之伶人。初如其父月楼，亦供奉之一，次如俞菊笙、谭鑫培、汪桂芬、孙菊仙、余紫云辈，皆曾供奉于内廷者。会阉人李莲英，闻小楼名，扬于后前，后即传入内廷，观其演《长坂坡》一戏，拍案叹赏曰，杨月楼幸有子矣！繇此内廷每次传戏，必有小楼，而小楼入廷所演者，多次为《长坂坡》。庚子之役，国事日非，西后感蒙尘之役，回銮后，复观小楼演《长坂坡》，频视德宗为之泪下。西后固别有怀抱，然亦小楼演戏之感人深也！小楼因此声誉飞涨，时俞菊笙年老力衰，不复登场奏技，其子鸩于酒色，莫能自振，尚和玉之艺术固佳，终觉干涩不润，一时武生之牛耳者，厥惟小楼。迨再至津门，隶下天仙，包银骤增至千五百金。未几，东天仙以千八百金争聘，一时身价，谭鑫培以次，为第二人。宣统二年秋，应上海大舞台聘，此小楼南来第一次。比时海上周郎，观武生戏多重李春来一派，复视小楼戏，多不解其妙（若观彼演《恶虎村》者，讥其不要坛子，观其演《冀州城》者，讥其闻报时，不与马童对跌对扑）。虽震其名，未曾张明攻击，而嘲笑之间，恒多评曰：唱不过李吉瑞，跳不过李春来。直至民国四五年，何月山隶天蟾舞台奏技，犹有人称赞曰，虽杨小楼亦当远逊也。小楼初次南下，只获极少识者之赞美，怫然北旋，嗣有其他舞台犍金延聘，小楼则严拒不受，盖不愿与不知者较短长耳。民国之初，京华仍为官吏麇集之藪，社会日繁盛，自较其他省会为优，斯时小楼遂与姚佩秋殿阁仙等合股，购得南城给孤寺地皮一所，大兴土木，建筑新式舞台，模型则参合海上各舞台之式成之，鸠工庀材，经年而成。迨至民国三年夏六月，始行落成礼，名曰第一舞台，其开幕之日，即遭火劫，幸只毁其门外之西餐茶食等部，未少伤及本身，而当他猝受打击，创办人因是大扫兴矣。加之北京老顾曲者，多泥于旧习，谓旧戏不合用新式舞台，咸非议之

曰海派。

从此门前冷落，营业一蹶不兴，究其原因，不仅观客泥于陈见，半因京中戏价素廉，而彼处碍于零星使费特繁，售价若不加增，即无以应付杂费，分等定价，较诸旧式茶园之售价，骤增三倍且强，此营业上失败之最大原因，即特聘刘鸿昇、王凤卿、王瑶卿、王惠芳、郭宝臣（老元元红）辈，次第登台，力招观客，而小楼本身，且日演双出好戏，如《长坂坡》、《连环套》等，卒莫能拯。矧比时争捧女伶之风盛行，刘喜奎、鲜灵芝、金玉兰、张小仙等，艳帜高张，几蔽天日，而酒色之徒，则附膻逐臭，分党立派，各捧其所爱，虽雄冠南北之谭鑫培，力将不敌，第一舞台之营业，当然大受影响。后小楼知不能敌，遂排演《楚汉争》及从张长保所学之《安天会》，气象遂因之一振。厥后股东各怀异见，改组坤班，并延刘喜奎奏技，藉投时好，仍是昙花一现，未久而门罗雀矣。最后第一舞台卒累于债权，宣告破产。小楼个人，亦坐是倾家，且受诉讼之累数月，遂一愤退隐，专事研究老庄学，意在终老于烟霞林壑间也。小楼虽以武生名，而酷嗜文学，歌舞余晷，辄挥毫作擘窠大字，尤喜摹汉魏碑版，工篆书，笔气浑厚。壮年即爱读南华经，曩有名花旦水仙花者，亦嗜老庄等学，小楼引为知道，与交几忘形。京西便门外迤西，有白云观，为道家集合之所，清西后曾捐贖建造浮屠，巍然矗立。小楼曩偕郭氏常往谈道，郭既歿，小楼独车常往，有时衣道服，杂诸道人中，跌堂诵经，不少厌迁，观主因而摩宿受记，并发给衣钵戒牒，取法名曰嘉年。第一舞台破产后，几无日不以诵经自养也。后感白云观器杂不净，复于京西戒台寺辟方丈地，昕夕长久居之，其慕道之诚笃，概可见矣。谭鑫培晚年享艺术盛名，不轻于奏技，即有时偶然登场，其配角之选綦苛显，虽艳如梅兰芳，雅不欲与其合演，独对于小楼，不加难色，且如《阳平关》、《五截山》等戏，非小楼配合不演。而小楼演戏，亦极重配角，尤以与钱金福、王长林等合演为尤佳。民国八年冬，上海天蟾舞台主人许少卿，犇万金晋京迎小楼，小楼适奇窘，遂允许请，并偕小培、尚小云、白牡丹诸人南下。《安天会》一戏，折服一般观客，繇是杨小楼艺术，始为内外行所称许。十年冬，又偕梅兰芳、王凤卿、筱翠花、郝寿臣、马富禄等南下，仍隶天蟾舞台，而《霸王别姬》一戏，与畹华珠联璧合，名震一时，两次南下，声皋异常美满，月之所获，计一万二千金之巨，以是第一舞台所负夙债，赖此清偿，原有财产，依旧物归旧主



矣。英秀歿后，菊部之老伶工，渐次而死，小楼在晚近不仅执武生牛耳，论其艺术资望，直可雄冠群伦。民国十二年冬，梅兰芳受上海共舞台主黄金荣及天蟾舞台主人许少卿之聘，南下奏技，先梅而行者，为余叔岩、钱金福、王长林辈，余与梅素因排戏之地位竞争，感情綦恶，各誓不同台奏技，适梅将南下，余欲与梅一争雄长，遂拟隶亦舞台，与梅一战。第年来南北周郎，恒多重色轻艺，凡花旦戏之姿首较佳者，直可压到群众。叔岩艺术固佳，然与梅竞，恐不易操胜算，惧不敌，遂密电小楼，约为助。小楼力拒之曰，艺术优劣，自有定评，争之反觉小气，要知吾侪今日即不演戏，亦不致冻馁，奚必斤斤与人较短长耶，并劝叔岩罢前议。后畹华闻之，约偕行，小楼笑语人曰，吾既拒却叔岩，又宁能步畹华之约，厚薄偏重，益陷我不义矣。梅不能强，遂约周瑞安承乏。一时知此事者，恒嘉小楼之为人。小楼无子，只一女，极慧，工绘没骨画，娟秀美丽，可直追南田老人。小楼爱之甚，适刘砚芳，即其道友郭际湘之高足，小凤凰之师弟，又名小梧桐也，视若己子，长年侍从左右，家务悉委刘理之，己则于演戏之外，一切不加问闻也。

近十年内，小楼又两度南下，一于民国二十年春间，偕马连良、新艳秋、姜妙香、马富禄等隶大舞台，一于二十二年新正，偕言菊朋、章遏云、姜妙香、刘砚亭、王福山等奏演于天蟾舞台，演期皆仅一月，而以大舞台之成绩较佳。因小楼中间数年未临沪渚，而连良又沪人所爱聆故也，至在天蟾，则以章遏云直至元宵以后，方始登台，于遏云未演以前，凡小楼之《长坂坡》、《战宛城》，其糜氏、邹氏等角，胥由小杨月楼承乏。月楼为海派花衫，唱、做皆不可以绳墨相准，一旦强纳之规矩之中，在月楼因手足罔措，行止皆非，而小楼亦觉声色顿减。小楼演期仅一月（帮忙五天），结果天蟾声言并无盈余，此固不能尽责小楼之不卖力，而所携配角不齐，实乏辅益之效，亦终不免使人缺望耳。小楼近七八年内，在北平出演，必与郝寿臣相偕。郝台下人缘极佳，曩高庆奎、马连良争雄相峙，递迭盛衰，叫座强弱，悉以郝之去留为断。于是郝之火焰陡增，自觉不可一世，凡邀其合演，索价奇昂，条件綦苛，虽小楼亦备受其挟制，而终不敢辞郝，恐独力难支也。寿臣自诩己之曹孟德，为得意杰作，小楼遂不得不排《汉寿亭侯》，以将顺其意。小楼盛年颇有演老爷戏之志，行头已制就矣，而惧为盛名之累，迄未出演，以寿臣之故，竟无法拒却，乃略不顾忌而大演老爷戏矣。英雄暮年，受制家奴，为之感慨太息。小

楼外既为寿臣所胁，内又为乃婿刘砚芳所持，举家政及出演，胥由砚芳主之。小楼无子，曾螟蛉同姓者为嗣，数年前以其不肖登报驱逐，以致对簿公庭，判断脱离，就理而言，小楼虽屡遭诉讼，家庭本不丰裕，而孤身一人，亦可优游余年，然以爱女之心，兼及其婿，故筋力日衰，委顿之状，见者慨惜，仍不能不勉力登场，为婿女作马牛。吾人仅知欣赏小楼绝艺，以为当代无二，又安知小楼莲子心苦，动息之不自由，有如此者。今年禹历正月，小楼偶感微疾，越数日，遂至大渐，迄十五日，竟与世长辞，年六十一，闻遗言颇以无人能传其艺为憾。一世歌台典刑人望，遽尔溘逝，今后武生将益失楷模而无所归依，聆其遗言，宜莫不为之泐澜不已焉。吁，可悲也夫。

(原载《十日戏剧》1938年第1卷第20、22、23期)



《坛山谷》杨小楼饰姜维

漫谈杨小楼

齐如山

这篇文章的写法，既非小传又非碑文，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好坏一齐写，孔夫子所谓“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只就是随便谈谈。

中国向来有句谚语，曰：闲谈莫论人非，总应该隐恶扬善。为什么人家的坏事也要说呢？这话不是这讲法。这里说的好坏不是关乎人的私德。这些年来，报纸上常常看到，谈到演员私事，且有恶语攻击的，这固然于法律上站不住，于道德上也站不住。我当然不是这样写法，所谓坏事者，也就是关于戏台上演戏的事情。按台上演戏之好坏，是有目共睹，无须乎隐藏的，也是不能隐藏的。且有时所谓坏处，又或者就是好处。再者，下边所说的情形大部分都是听的戏界老脚的议论，并有我目睹的情形，我通通把他集到一起就是了。



小楼第三

杨小楼自然是光绪末叶民国以来的第一名武生，但在全戏界他可以算是第三名。以前的脚色不必说，五十余年以来的红脚，共有三个人。前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前后以至民国初年，最红者为谭鑫培。民国以后，最红者为梅兰芳。杨小楼虽然不及他们两个人红，但也能抗衡。或者有人以为余叔岩也可以与他们相



提并论者。按相提并论固未尝不可，但情形上就差多了。第一，叔岩在正中年的时期因为嗓音失润，歇了十几年，只不过在春阳友会票房子混混，久未登台，此节容另谈之。又或者有人以为说谭鑫培、梅兰芳胜过杨小楼为不当者。捧小楼的人很可能有这种论调，但我这话也不是无根据的，这里可以举出两件实事来作一个证明。在宣统年间，谭鑫培领班，一日戏报已贴出，忽因故不能演，无法，只好觅人代替，便找的杨小楼及侯俊山（即十三旦）二人。每人一出，借以补救谭之戏码。其奈届时观众不肯策应，若干人到前台去说，谭实真病，不克出台，才有此举，央告半天，才算完事，鑫培最爱说此事，我在他们的正乐育化会中，就听他说过两次。他表面是表明他不肯失信于观众，而心中则是虽十三旦、杨小楼两个人都不能抵他一人（彼时也是十三旦最红的时期）。再者朱幼芬约梅兰芳、杨小楼共成一班时，班名崇林社，意思是两人之姓，都有木字旁。在这个时期，两人永无竞争，谁的戏码硬谁就唱大轴子。如是每逢演《长坂坡》，梅饰糜夫人，到他一跳井，则观众一定开闸，而小楼亦必匆匆了事。后台戏班人都说，“《长坂坡》改为‘跳井’完了”。其实这种情形不能说就是小楼的不好，简直可以说是听戏人外行。《长坂坡》一戏脚色虽然很多，但正脚总得说是赵云的戏。民国以来演《长坂坡》的赵云，又以杨小楼为最好，而赵云的戏最好最重要的，是后头的一百单八枪等场。观众于糜夫人跳井之后即行离去，是这出戏的好处都没有看到，花钱买票岂不有些冤枉呢？一次我到后台把这话告诉小楼，并对他说万不可如此草草。观众只管走，那是他们外行，自己应该怎样做还得怎样做，自己的信用名誉要紧。他对这套话也很以为然，但到时候，因观众一走，心中总是不高兴的。以上只举两件事情，其余可参观后边情节，但由此便可知道，他三人的情形了。



戏界对杨小楼的批评

戏界人对小楼的议论，前后颇有点儿分别。在光绪庚子前后，老脚们批评他，都说他身段松懈懒散，不够边式，不够紧凑。他偶尔演猴子的戏，都说他笨拙，是一个大马猴。在他初享名之时，确也是这种情形，因他刚出科登台没唱红，就跑到天津去了。在天津因他种缘故，乃大红而特红（此层详后），回京后，亦随着红起来，而其本领仍如故。且去津不过一个多月，哪能就会改善许多呢，所以老脚仍瞧

不起他。可是庚子以后到民国初年，这二十来年的时间，议论他的人就有好评了。他们的论调是：“老脚们都不满意小楼，是不错，他也是不够好。但是你说他不够雄壮，是不错的，但也不软弱；固然不够俏皮，但也不呆板；固然不够脆快，但也不笨滞；固然不够精练，但也不懒散；固然不够边式，但也不松懈；嗓音虽然不搭调，但响堂，在台上什么人的嗓子，也盖不过他的。”

以上这种论调，虽然不能尽小楼之所长，但也很有道理。他们所以如此议论，是对不满意之老脚发言也。在钱金福、王长林诸人，大致都是如此说法。到了民国以后，所有青年之学武生的人，那就都是恭维了。每一个人都是要学小楼，甚至毛病，也是极力模仿，在这个期间，尚和玉、俞振庭等都不常露演，常登台者，只有小楼一人，所以也就是容易享名。于是老脚又有一句评语：“他天生的长了一个洋钱脑袋来。”这话有两种意义，一是讥讽，说他本领不够，只靠脑袋；二是他怎么动作也好看，这是天生的不是幸致的，也是他脚不能勉强的；而脑袋好，也是天生的，也是他人不能勉强的。这两种意义，也可以算是一种意义。

北平武生从前分三派

在光绪年间，北平的武生约分三个派别。这件事情，在表面看，似乎不在此文范围之内，但这与小楼的技术名誉直接间接都有关系，所以也必须要谈谈。所谓三派者，一是黄月山，二是俞润仙，三是李春来，这三位，虽然都是武生行，但演戏的路子各有不同。

黄月山，小名胖儿，通称黄胖。光绪中叶以前多在上海，后来便久演于北平，搭玉成班甚久，唱工极悠扬动听，身段讲雍容舒坦，雅静，而无火气，长于靠背及老头戏。例如《剑峰山》及《莲花湖》的胜英、《独木关》的薛仁贵、《虻蜡庙》的褚彪等等，都是他的拿手戏。戏界老辈人都说谭鑫培武戏的手段，都是模仿他，但这层我不敢下断语。后来学他的有李吉瑞、马德成诸人。黄月山自己排的戏很多，以《风尘三侠》为最好。他与田桂凤合演，我看过两次极精彩。小楼的身段动作，像月山的成分很多，所以也都雅静，而无火气。

俞润仙，号菊生，外号毛包，久掌春台班，耳音不好，不搭调，有时在台上自己小声骂自己，不搭调。然身段架子雄壮坚硬，宽放而雅，因嗓音宽，故长于花脸

